

尊六先生雅好吾師之學多歲在京面往
清益知所藏獨缺斯篇故歸而特此以贊

叔武 甲辰季夏于昆明

三餘札記

卷三

(81845B)

三 餘 札 記 卷 一
三四

先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八年五月再初版

G六九八上

著 作 者

劉

文

典

發 行 人

王

長沙南正路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發 行 所

各

埠

館

(本書校對者徐鼎銘)

三餘札記卷三

合肥劉文典

讀文選雜記

余束髮受書卽好蕭選每弄柔翰規撫其體然奇文奧義苦未通解也年十六從儀徵劉先生遊少知塗術二十六而濫竽上庠日以文選授諸生於今垂二十載矣玩索既久疑義滋多偶有考訂輒書簡端選學之源流既命弟子略書其梗概楚辭選詩及校勘記亦別有專書其條流蹊駁無類可歸者會而錄之命曰讀文選雜記

云爾

文典記

西都賦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犧頓象羆李注說文

曰仆頓也典案頓當訓引廣雅拖引也古無拖字
借頓爲之荀子勸學篇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
鹽鐵論詔聖篇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
止則擊之褚少孫續史記滑稽傳當道掣頓人車
馬頓竝訓引是其比也且此文挾師豹拖熊螭曳
犀犧頓象羆挾也拖也曳也誼竝與引相類訓仆
則非其類矣曹子建七啓頓綱縱網羆獫回邁張
景陽七命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鳶李注竝云頓
猶捨也失與此同 又此條多采王念孫荀子雜
志不敢掠美特標出之

西京賦非都盧之輕趨孰能超而究升又都盧尋
橦注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太康地志曰都

盧國其人善緣高說文曰趨善緣木之士也漢書
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典案漢書地理
志有夫甘都盧國古無輕脣音故夫一作巴甘俞
亦聲之轉此文之都盧疑卽夫甘都盧之簡稱夫
甘都盧西文作 Pugandhara 考緬甸有河曰 Irrawaddy
譯言黑水其上游 Tagaung 左右有古都會遺跡名
Pugan 或是漢代之夫甘都盧其舊音猶可尋繹也
歐洲學者有謂其地當在今馬來半島北端之卡
刺地頸 Kra Isthmus 者卡刺地頸今屬暹羅其說雖
辯而無確證未可徵信又案注說文曰趨善緣木
之士也今本說文作趨善緣木走之才義既未晰
句尤生謬疑當以文選注引文爲是呂氏春秋悔

過篇高誘注趨壯也與說文大異蓋高氏爲盧植弟子而鄭君則師賈侍中二家師說不同故也

蜀都賦蹲鴟所伏劉注蹲鴟大芋也典案自顏氏家訓云有讀誤本蜀都賦者誤芋爲羊劉肅著大唐新語又謂蕭嵩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亮等校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蹲鴟云今之芋子卽是着毛羅葛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撫掌大笑羅願爾雅翼鄭環記諸書轉相傳訛遂有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僕家多怪不願見此不祥鳥之笑談矣

子虛賦諸柘巴苴梁氏旁證云史記作諸蔗搏且

漢書苴亦作且史記注駟曰搏且襄荷也漢書注
張揖曰蓴苴襄荷也文穎曰巴且草一名巴蕉師
古曰文說巴且是也蓴且自襄荷耳典案柘蔗音
同字通楚辭招魂濡蠶炮羔有柘漿些注柘諸蔗
也柘卽甘蔗楚人當時固已以爲常品矣洪邁容
齋四筆亦云諸柘者甘柘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
之物漢郊祀歌泰尊柘漿亦謂取甘蔗汁以爲飲
至巴且搏且巴苴卽後世之芭蕉疑是馬來語 Pis.
ang 之譯音也日本藤田豐八博士主此說似近確
也

上林賦櫻桃蒲陶典案蒲桃後世別製葡萄二字
其實乃希臘語之音譯學者已有定論矣

仁頻并間典案漢書師古注仁頻卽賓根也姚寬西溪叢語云檳榔一名仁頻今馬來語謂賓根爲 Pinang 而爪哇語謂之 Jambi 仁頻蓋爪哇語之譯音賓根檳榔則馬來語也詳見 Crawford 氏所著之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 275.

櫟檀木蘭典案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孟康曰櫟檀檀別名郭璞曰櫟音讖後世謂之旃檀實卽梵文之 Chandana 也又簡稱檀

登樓賦懼匏瓜之徒懸兮典案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皇侃義疏云匏瓜星名也言人之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能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宋黃氏日鈔亦主此說楚辭王屢九懷

抽庫妻兮酌醴援匏瓜兮接糧庫妻星名此文之匏瓜亦當以論語皇疏誼爲是羅願爾雅翼八匏瓜繫而不食猶言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也按楚辭王襄九懷曹植洛神賦阮瑀止慾賦皆以匏瓜爲星名洛神賦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止慾賦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牽牛織女莫非星名則匏瓜之爲星名實無疑義氣交憤於胸臆顏師古匡謬正俗甫田篇云勞心忉忉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敘憂慘之情多爲忉忉王仲宣登樓賦云心悽愴以感發意忉忉而潛惻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忉字相類切字從刀七聲傳寫誤亂或變爲忉今之學者諷誦辭

賦皆爲忉怛不復言切失之遠矣典案忉怛雙聲與潛惻相對讀切則與怛字非雙聲矣顏說未安不可從也

遊天台山賦朱闕玲瓏於林間注玲瓏明見貌胡氏攷異曰玲瓏當作瓏玲典案雙聲字固可以倒轉玲瓏玲義實無別此例甚多不煩覩縷

蕪城賦爾迤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典案明陳與郊文選章句讀此賦首三句爲四句爾迤平原句南馳蒼梧句漲海北走句紫塞鴈門句又注云梧讀若渾與原門協韻其荒陋真可駭

笑

觀基局之固護李注固護言牢固也典案禮曲禮

毋固護鄭注欲專之曰固爭取曰護得其誼馬季長長笛賦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注精心專一之貌亦通此文之固護與上文之殷勤誼實相類李注望文生訓失之

製磁石以禦衝注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爲門懷刃者止之典案西征賦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注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蘭爲梁磁石爲門懷刃者止之御覽百八十三引西京記秦阿房宮以磁石爲門懷刃入者輒止之江文通銅劍讚序又造阿房之宮其門悉用鎌石鎌石喻鐵以防外兵之入焉

伏鼈藏虎六臣本鼈作唬五臣作暴李注引字書

曰虩古文暴字虩或爲魁爾雅曰魁白虎典案虩
古暴字伏暴義不可通孫頤谷攷異云當從別本
作魁亦非說文魁白虎也伏魁藏虎誼正相對梁
說得之魁从冥省聲故音覓字一作虩是其證也
汨字亦从冥省聲故汨羅之汨音覓玉篇以虩爲
俗字非是

崢嶸古馗典案說文馗九達道也或作達毛詩作
達爾雅釋宮九達謂之達音義云達本或作馗達
馗本一字古皆讀如求崢嶸卽嶒峩王逸魯靈光
殿賦鬱坱圠以嶒峩

海賦典案班固有觀海賦王粲有遊海賦木玄虛
海賦疑是仿依前人而作南史稱張融海賦勝於

木玄虛此文惜今已佚僅北堂書鈔引其片言隻
簡梁簡文帝亦有海賦初學記六所引亦非全文
木玄虛此賦全用今之修辭家所謂擬聲辭 *Onoma-*
topoēia 以字音摹擬自然之音文中所摹擬之波濤
聲水石相擊聲無不畢肖使讀者如聞天風海濤
之聲所用之字體既甚茂密又多從水讀之自然
感覺大水汪洋混瀼瀰漫之狀斯實吾國文學之
特徵它國文字所罕見者也文中之雙聲疊韻字
大抵如此不勝枚舉

濬濶浩汗李注濬濶深廣之貌典案漢書司馬相
如傳雜遝膠轄師古注膠轄猶交加也最得其誼
楊雄傳其相膠葛兮注同羽臘賦縱橫膠葛吳都

賦東西膠葛魯靈光殿賦洞轔轔乎其無垠也字竝從車與此文之從水皆有意義

爾其枝岐潭淪注以審典案古侵覃通爲一韻故渟讀爲覃潭亦讀以審切也蟬字音淫尋字音覃下文湛灤之湛字音以甚切皆其例也

跣踔湛灤梁上國曰楚辭七諫馬蘭踴踔而曰加注踴踔暴長貌踴與跣同典案文選文賦故踴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李注莊子曰夔謂弦曰吾以一足踴踔而行爾無如矣謂脚長短也今本莊子秋水篇作吾以一足跨踔而行予无如矣成疏跨踔跳躡也最得其誼此狀海濤沸動之貌如人之跳躡耳莊子釋文李軌云跨卓行貌亦尙近之

梁氏以楚辭王逸注蹠踔暴長也釋之非是

經途灤溟典案吳都賦爾其山澤則嵬嶷嶢峩
冥鬱嶧劉淵林注嶷冥鬱嶧山氣暗昧之狀嶷冥
卽灤溟也狀山則字從山狀水則字從水耳雙聲
疊均字大抵如此

故可仿像其色纏蘿其形典案髣髴依稀卽仿像
纏蘿之聲轉也

陰火潛然典案拾遺記一太平廣記四百六十六
五代史六十一文昌雜錄三對於海中陰火皆有
所說明文繁不錄

江賦王珧海月姜氏皋曰東山經郭注珧玉珧亦
蚌屬然則正文王字疑爲玉字古玉作王或相譌

耳典案姜說是也玉本作王與王形近故多互譌
侯鯖錄三海物異名王珧柱厥甲美如珧玉肉柱
膚寸曰江珧柱它若酉陽雜俎御覽九百四十三
引臨海水土物志醴泉志曾慥類說皆有論列文
繁不錄

秋興賦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儻之漱漱李注漱
漱遊貌也匹曳切典案漱漱疑卽詩鱣鮒發發之
發發聲之轉耳

月賦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孟棨本
事詩引音塵闕作音信闕典案初學記天部御覽
四引並作美人邁兮音塵闕

鵬鳥賦物穆無窮兮漢書窮作間典案史記賈生

傳亦作窮淮南子原道篇物穆無窮說苑指武篇
吻穆無窮疑漢書誤

傅說胥靡兮典案呂覽求人篇傅說殷之胥靡高
誘注胥靡刑徒人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營傅
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章懷注傅說代胥靡刑
人築於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蓋本僞孔傳說

異物來萃兮史記萃作集漢書作萃王氏念孫曰
上文祇有一服不得言聚集也萃者止也其字從
止故上文言止於坐隅典案詩陳風有鴟萃止傳
萃集也賈賦自用陳風文耳

品庶每生典案每一作悔楚辭天問穆王巧悔王
逸注悔貪也方言廣雅並云悔貪也貪冒也後漢

書孔融贊曰豈有圓刃委曲可以每其生哉最得
其誼方氏通雅考釋每生二字甚備梁氏旁證多采其說

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億史記漢書並作意錢氏
大昕曰億當作意說文意滿也典案錢說是也意
滿也一日十萬日意籀文作意今經典皆用億字
書洛誥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詩小雅我庚
維億古本皆作意石經溷用億通改作億

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注廣雅曰崢嶸高貌朱氏
璫曰崢嶸卽嶠巒廣雅釋詁嶠巒深也又釋訓嶠
巒深冥也無訓高貌者典案魯靈光殿賦鬱坱兮
以嶒峩注嶒峩深空貌與廣雅嶠巒深也又深冥
也之誼正合音亦相同朱說是也

思玄賦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刺刃六臣本
刺作傳後漢書刺作事典案刺傳事古通用史記
張耳陳餘傳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漢書刺通傳
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周禮天官
太宰事典以任百官注事猶傳也音義並同說詳

盧氏鍾山札記

閒居賦礮石雷駭激矢蚩飛典案說文無礮砲字
唯旛字下云旛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碓敵
也春秋傳曰旛動而鼓詩曰其旛如林左氏桓五
年傳杜注旛旃也正義曰賈逵以旛爲發石一日
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以證之許君爲賈逵弟
子故說與賈同也李善文選注礮石今之拋石也

卽今日砲炮諸名所自昉蓋皆一聲之轉

別賦迴文詩兮影獨傷典案回文詩自蘇伯玉妻盤中詩爲肇端而竇連波妻蘇蕙璇圖詩尤爲奇巧惟諸家傳本不同讀法亦各異奕代名賢如秦淮海黃山谷蘇東坡孔毅甫之倫咸有題詠宋桑世昌廣收各家之作纂成回文類聚四卷明張之象增訂重刻爲一帙行世清朱象賢又增達磨唐宗二圖彙刻之其中所收雖非盡若蘭之作然諸家考釋略備近代泰西學者研究蘇氏璿璣圖者頗不乏人依吾國舊有之五色讀法縱橫反覆得詩益多不止前人所讀成之三千七百五十二首矣然文皆牽強多不成義要之此等詩皆傷於纖

巧大雅所不尙也又此事當以晉書列女傳爲正唐武后如意元年御製序頗類小說家言不足徵信

文賦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李注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左氏傳繞朝贈士會以馬策典案左傳但云贈之以策無馬字策杜預以爲馬搃服虔以爲策書此文之警策當以策書爲是猶後世所謂警句也文心雕龍書記篇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是其誼矣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疑是妄人所加非崇賢舊注也以文喻馬之說亦不合

李氏注選之例

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六臣本校云景善作暑
梁氏旁證云暑字必傳寫之誤尤本亦作暑不可
通六臣本畢作必典案梁說是也初學記文部引
作抱景者咸仰懷響者必彈文雖小異暑正作景
意徘徊而不能擗注說文曰擗取也典案今說文
擗撮取也無擗字段氏以爲擗字是擗之譌西京
賦擗飛鼯注捐取之也與今說文撮取之誼正同
擗撮疑是一字五臣作褫非是

識前脩之所淑注纏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不
識世情何曰漢書藝文志有董子一篇注名無心
難墨子或此纏子乃董子之誤梁氏旁證曰董無

心難墨子纏子學於墨者也又難無心纏子書見
通志藝文略何氏遽疑爲董子之誤疏矣典案意
林一論衡福虛篇並載纏子語文選陶淵明雜詩
班孟堅荅賓戲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
夜行塗口詩注並引董無心語馬國翰云蓋本董
子之書取爲纏子如孔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孔
叢子與公孫龍兩書並載之類孫詒讓亦云纏子
與董子確爲一帙主墨言之則題纏子主儒言之
則題董子無二書也何疑此纏子乃董子之誤梁
氏謂董子之外別有纏子皆爲失攷此纏子二字
乃舉書名下董無心曰云云乃引纏子書文也
洞簫賦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向注簫聲狀如

捷武之人超騰於空也典案武當訓士向注增字解之非是說詳舞賦武毅不能隱其剛條

舞賦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典案初學記十五引出作竝是也又案楚辭招魂二八齊容起鄭舞些大招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傳武仲此文亦言二八徐侍者二爲偶數之最小者八爲最大者言二八則見其行列整齊之美言十六則歷落難數矣故自修辭上言之二八與十六義意迥然不同文學上用字之難有如此者學者不可不察也

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典案武毅當爲毅武作武毅者疑後人不解武字之義妄乙之以與上句文字相對也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卽

遣辯武索隱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淮南子齊俗篇爲天下顯武許注楚人謂士爲武辭賦多用楚聲楚語故以武爲士洞簫賦狀若捷武武亦當訓士謂輕捷善超騰踰曳之士也枚叔七發毅武孔猛袒裼身薄此毅武二字之見於本書者貌嫽妙以妖蠱兮五臣蠱作冶典案蠱冶古通用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注蠱媚也後漢書章懷太子注蠱音冶漢書馬融傳田開古蠱注引晏子春秋作古冶云蠱與冶通皆其證初學記舞部引古文苑亦並作冶

繹精靈之所束注引方言曰繹理也典案九辯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劉良注繹解也最得其誼懌字

亦是煩憂既解胸懷開朗之義

珠翠的爍而炤耀兮典案司馬長卿上林賦明月
珠子的爍江靡李注說文曰玓瓈明珠光也玓瓈
與的爍音義同揚子雲羽獵賦隨珠和氏焯爍其
陂李注焯古灼字爍式藥切今說文玉部玓字下
云玓瓈明珠色色疑光譌此文注引說文亦云的
爍珠光也古文苑作灼爍

噴息激昂注噴與喟同六臣本噴作喟典案說文
喟太息也或作噴徐鍇曰韓詩外傳喟然太息作
此字李注引韓詩外傳同今本外傳作喟後人改
之耳

吐哇咬則發皓齒典案潘安仁笙賦哇咬嘲噏一

何察惠李注哇咬嘲噏聲繁細貌最得其誼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掘咬李注引法言李軌注哇邪也哇與掘同顏師古匡謬正俗六掘者非法之曲不正之音非謂水中掘匪之聲也

琴賦要列子兮爲好仇注君子好仇典案據鄒氏遠爲正字作仇或三家相傳本詳曹子建七發望雲際兮有好仇條下

笙賦脩櫺內辟餘簫外透典案櫺疑當作箇夢溪筆談西溪叢語引正作箇馬季長長笛賦裁以當箇便易持是也

神女賦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又玉曰狀如

何也王曰茂矣美矣沈括補筆談云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賦既稱王覽其狀卽是宋玉之言不知望予帷而延視者稱予者爲誰以此攷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宋玉也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玉也王與玉互書之耳宋姚寬西溪叢語明張鳳翼文選纂注清梁章鉅文選旁證六臣本文選校語皆以爲王玉互誤典案諸家校是也日本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云日本松方伯爵家藏殘卷子本文選弟十九卷神女賦王與玉正與今本相反文義於是始歸於正矣校勘之不可忽而古文舊書之不可不貴如此是其確證矣

雒神賦余蕭客曰南齊書五十二沈約曰以雒神

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典案子建此賦非僅
宓妃一事出於離騷卽全篇之命意遣辭亦與屈
原賦相似後人不達此義與好色神女齊觀實爲
大誤或更造作事狀妄以甄后事誣之尤無謂矣
嗟佳人之信脩典案脩下斂兮字與上下句法不
一律當依玉版十三行增

曹子建樂府名都篇寒鼈炙熊蹯五臣本寒作炮
典案此蓋五臣不解寒字之義妄改之也詳七啓
寒芳苓之巢龜條

寒字資暇集侯鯖錄細素雜記皆有辯
正三書所引李注今本均未見又類篇

卷四
曾論及

七發注七發者說七事以啓發太子也典案七者
古賦之流也崔駰旣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

日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辯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可知當時作者亦以七爲賦也昭明太子於賦外別選枚叔曹子建張景陽文三首區爲一類命之曰七已爲巨謬傅玄集七林尤爲不識文體洪氏容齋隨筆譏之謂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未爲苛論也

且夫出輿入輦命曰鑿瘞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膾命曰腐腸之藥注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鑿瘞之機典案御覽四百七十二引

淮南子逸文與呂覽此文略同蓋秦漢道家之恆言也

使先施注先施卽西施也典案孟子疏八下史記西施越之美人吳王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施金錢一文是先施卽西施也雖其說未必可信然李注實有所憑依崇賢注之可貴者亦卽在其處處有根據也

幾滿大宅注大宅未詳余氏音義云梁丘子黃庭經注面爲靈宅一名大宅以眉目口之所居故爲宅典案演繁露六所言與梁丘子黃庭經注同余說是也

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注漢書廣陵國屬吳也

于氏集評注曰今錢唐江典案指錢唐爲曲江者固不止于氏一人然于氏之陋卽此可見江都蔣超伯之南潯楷語中有近日誦于氏集評者多惑人匪淺特爲正之之語非苛論也

迴翔青篾銜枚檀桓注青篾檀桓蓋竝地名也典案上文浩浩灔灔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此亦以青篾車狀波濤迴翔之勢宋書明帝紀大妃乘青篾車是其確證檀桓卽灔灔之聲轉注竝以爲地名非是

七啓芳菰精稗注稗禾別也稗與稗古字通典案說文稗穀也玉篇廣韻稗精米也糲米一斛春爲八斗謂之穀故一稱精米段玉裁姜皋胡紹煥皆

主此說程瑤田泥於李注稗禾別也之說謂爲野
稗以精稗爲修辭家之美稱其失也泥而鑿矣
山鷁斥鷁注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斥鷁笑之曰
彼奚適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鷁雀飛不過一尺言
劣弱也斥與尺古字通典案莊子逍遙遊篇司馬
注斥小澤宋玉對楚王問夫尺澤之鯢李彼注尺
澤言小也得其誼斥鷁山鷁相對爲文作尺則非
其指矣

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典案子建酒賦宜城醪
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當卽此文
之春清縹酒也

望雲際兮有好仇注毛詩曰君子好仇典案琴賦

要列子兮爲好仇注同詩關雎君子好逑釋文好
逑音求本亦作仇音同秦無衣賓之初筵皇矣傳
竝訓仇爲匹匹配也好匹猶嘉配耳禮記繙衣漢
書匡衡傳爾雅釋詁郭注漢書杜欽傳注後漢書
張衡傳注邊讓傳注文選景福殿賦注嵇叔夜贈
秀才入軍詩注白帖十七引竝作好仇毛傳逑匹
也鄭箋怨耦曰仇左桓二年傳同是鄭亦作仇也
匡衡傳注仇匹也據鄒氏逑爲正字作仇或三家
相傳本匡衡傳齊詩鄭先通韓詩也

韙哉言乎典案韙說文本作韙盛也詩小雅鄂不
韙韙毛傳韙韙光明也韙偉瑋竝同

七命今公子達世陸沈避地獨竄注陸沈已見張

景陽雜詩典案張景陽雜詩養真尙無爲道勝貴
陸沈李彼注引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
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是
其市南宜僚耶郭象曰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沈
也此文見今本莊子則陽篇郭注亦望文生義爲
之解說非篤詰也論衡謝短篇夫知古不知今謂
之陸沈然則儒生所謂陸沈者也是陸沈二字之
真義王充東漢經師其言必有所本非晉人空談
玄理者比也

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段校云荀子注引作舒辟
不常李善曰辟卷也言神柔則可卷而懷之用則
可舒今注舒申也下有脫文典案沈括夢溪筆談

云錢塘有聞人紹者嘗寶一劍用力屈之如鉤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弦關中种諤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細繹筆談文義則辟字疑屈字之誤然荀子揚倞注北堂書鈔百二十一引字並作辟是隋唐人所見本與李本合上文萬辟千灌注辟謂疊之又典論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典論疑典略之誤王仲宣刀銘曰灌辟以數質象以呈雖辟字指鑄造劍法而言然亦皆有疊義此當是傳本不同未可據彼改此也

求通親親表崩城隕霜臣初信之注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

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也梁氏旁證云今淮南子無此文然本書詣建平王上書注及後漢書劉瑜傳袁紹傳注初學記二引並同典案北堂書鈔五百十二藝文類聚三白帖二御覽十四二十三所引亦略同論衡感虛篇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隕霜論衡所舉儒者傳書之言多與淮南子同則此文亦必本之淮南也

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葉大慶攷古質疑云此所引乃文子第三卷守虛篇而李善注云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稱曰計然范蠡師事之典案今本注范子曰上又有文子曰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之文疑出一

書又尤刻李注本注師事下斂之字當據攷古質疑補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注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爲也何校如改知陳同典案何陳改是也御覽五百九十五引魏文帝集上平定漢中族父都尉還書與余盛稱彼土地形勢觀其詞知陳琳所爲是其稿證矣又案魏志曹洪傳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則文選注作都護是也

與鍾大理書黃侔蒸粟栗他本誤作粟何校云粟與漆韻非粟也典案魏志鍾繇傳注引魏略亦正作粟

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典案蓀文類聚六十七
引魏文帝玉玦賦有昆山之妙璞產曾城之峻崖
漱丹水之炎波蔭瑤樹之玄枝包黃中之純氣抱
虛靜而無爲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疑卽
讚揚此玦者也

與楊德祖書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
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何日言吾自得
潤飾之益後世讀者孰知吾文乃賴改定耶今人
多因相字誤會失本意矣改定猶言改正按南史
任昉傳王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
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語似本此典案此
乃深慨相知之難非欲欺後世也王儉任昉事不

得爲比何說非

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顧炎武先生曰梁鴻適吳云適越者吳爲越所滅典案梁鴻適吳而書言適越者吳字音不調耳文人遣辭何關史實顧先生此解失之泥矣

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典案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晏集解云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朱晦庵因何訓惟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己如末之也已之己止也謂攻其異端使正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錢辛楣先生謂此說勝於古注且與小子鳴鼓而攻之之誼亦合彥昇此序攻乎異端

歸之正義與孫說正合殆亦本之古說此選文之有裨解經者也

漢高祖功臣頌注此特萬世之事也胡氏攷異曰萬世當作一力士三字漢書史記可證典案俞理初癸巳存稿卷十五古築兩孫君小傳孫學道字立人好學能博覽其識通敏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此特萬世之事也友人質之學道曰萬世乃万士之謠万士乃一力士之謠也陸機五等論注引漢書萬士瞋目扼腕萬乃万之謠與此同檢漢書果然此可考一力士三字謠爲萬世二字之由

晉紀總論舉二都如拾遺六臣本遺下有芥字晉書亦有芥字許巽行云諸本無芥字晉書有芥字

流俗所增王粲從軍詩忽若俯拾遺陸機功臣頌
拾代如遺五等論易於拾遺注並引梅福語而不
引夏侯勝俛拾地芥語知善本無芥字也典案擾
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正相對爲文無
芥字則句法不一律當以晉書六臣本爲是

典論論文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
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
能自休銑注休息也言其文美不能自息也元李
治敬齋古今對云下筆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
汗漫無統耳若爲美之辭則固乃推重之也魏文
何爲而有小之之言乎典案文心雕龍知音篇云
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

自休文選五臣注本多荒陋而銑注尤甚若此文者義顯意明原無待乎考釋也

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三國志魏志王粲傳注引作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典案文心雕龍風骨篇作時有齊氣與文選合蓺文類聚五十三引無非字餘與王粲傳注引文同李注翰注並以齊俗文體舒緩釋之亦是望文生義曲爲之解耳魏文帝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道耳雖言逸氣然謂劉楨非謂徐幹也

石闕銘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額注孟子曰武王之伐紂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聳厥地朱銘云聳當作屏錢大昕云漢書諸侯王

表亦有厥角韜首之文應劭云厥者頓也角者額也晉灼云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然則趙注厥地者猶頓地也訓厥角爲其角起於東晉之古文孫疏從之誤矣段玉裁曰國語云角犀豐盈國策曰額犀角今人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典案擗首至地也首至地則爲稽首書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孟子北面稽首趙彼注再拜叩頭以首觸地爲稽頸禮檀弓稽頸而不拜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頸雖禮有隆殺拜有吉凶然言稽頸叩頭則額必觸地也龜古觸字趙注以額觸地正得其義朱氏欲改字釋之斯爲謬矣各家說亦皆未安

三餘札記卷四

淮南子校錄拾遺

余少時嘗輯清代諸師校錄爲淮南鴻烈集解未加搜討遽付剞劂粗疏荒陋受歎大雅然版式久定不及改訂民國十五年春有所增益爲淮南子校補今又十年矣偶檢平日讀書札記續得若干事命曰淮南子校錄拾遺其荒陋固猶昔也嗚乎馬齒加長而所學乃無寸進此古人所以懼乎時之過已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文典記

原道篇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鴟鴞不過濟

豹渡汶而死王念孫校云枳本作橙後人依考工記改之也余上卷据埤雅列子湯問篇說苑奉使篇韓詩外傳十辯其不然偶檢晏子春秋雜下篇云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文雖小異字亦正作枳可爲淮南子字本作枳增一旁證王氏過信類書好改正文以就之誠爲一病然晏子春秋爲習見之書余竟漏而未舉其荒陋粗疏更可駭笑漫記於此非敢輕議前賢實以識吾過耳

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典案

此以光水對言不得獨言有像之類莫尊於水疑
上有脫文金樓子立言篇云火可見而不可握水
可循而不可毀故有象之屬莫貴於火有形之類
莫尊於水隸書光火形相近往往互譌此文究當
作光作火未敢臆斷惟脫故有象之屬莫貴於火
二句則昭昭然矣又案循爲循之借字

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高注勤勞也典案此勤
字與上文纖微而不可勤同義高彼注勤猶盡也
得其誼此注以勤勞釋之非是

故雖遊於江潯海裔高注潯讀葛覃之覃也典案
古侵覃通爲一韻潯江卽古潭水本書齊俗篇譬
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尋亦讀覃楚辭漁父屈

原旣放遊於江潭江潭與此文之江渟音義正同
雪霜瀼瀼浸潭菰蔣典案浸潭疊韻菰蔣雙聲菰
蔣皆草義引伸爲草廬莊子則陽篇孔子之楚舍
於蟻丘之漿釋文司馬云謂逆旅舍以菰蔣草覆
之也正得此文菰蔣之義御覽九百九十九引莊
子字正作蔣不誤成疏不知漿爲蔣之誤以賣漿
水之家釋之蓋不得其義而曲爲之說望文生訓
不可從也

足蹠趨招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典案高注未釋
趨字之義此文趨當爲株涉上蹠字而誤込走尗
列子說符篇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蹠株招頭抵植
木而不自知也文雖小異字正作株可證

倣真篇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典案莊子知北遊篇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無有當据此文改爲無無道應篇亦作無無尤其確證矣何從至此哉上疑亦斂至妙二字

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高注摸蘇猶摸索典案盧文弨鍾山札記云蘇索一聲之轉重讀則爲索余亦與接莎摩挲相近釋名釋姿容篇摩挲猶未殺也手上下之言也摸索正是以手上下盧說得其義

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典案莊子人間世篇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

人之民釋文李云偃拊謂憐愛之也嘔苻偃拊一

聲之轉

至德之世甘瞑于溷瀾之域而徙倚于汙漫之宇
典案瞑眠之正字說文目部瞑翕目也从目冥冥
亦聲文選陸士衡荅張士然詩薄暮不遑暝養生
論達日不瞑李注瞑古眠字李善從曹憲學其言
必有所本甘瞑二字與酣眠同後人多見酣眠少
見甘瞑其義乃少湮矣

各欲行其知僞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典案
離騷不量鑿而正枘兮錢果之集傳鑿穿孔也枘
刻木端以入鑿也鑿音造枘音芮鑿枘本相合之
義故莊子天下篇以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與鑿

不圍枘竝言方鑿圓枘始是不相合之謂耳近人誤以鑿枘爲不相合實爲巨謬

爲炮烙鑄金柱典案烙之音格盧文招鍾山札記已詳言之高注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墜陰火中而對之笑也文選石闕銘注引六韜紂患刑輕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燃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釋鑄金柱之義較詳

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注烏號柘桑也谿子爲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蠻夷也以柘桑爲弩因日谿子之弩也典案南越志沙麻竹可爲弓似弩謂之溪子弩宋朱翊猗覺寮雜記嶺表有

竹俗謂司馬竹又曰私麻竹殆卽沙麻竹也高注或說近墻

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注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
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菜不能盈
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
官賢人置之列位也典案陳喬樅魯詩遺說考云
高注淮南卽用魯說爲解胡承珙毛詩後箋云此
釋懷人二句全同傳義其釋上二句意亦當本之
毛公如陳胡二氏言是高誘固不拘今古文者矣
荀子解蔽篇左襄十五年傳皆引此詩左傳以置
彼周行爲能官人之義朱子集傳以此爲太姒懷

文王之詩其說並失之泥嗟我懷人置彼周行疑
是言我懷所思之人無心採卷耳置傾筐於道周
耳思古君子官賢人懷文王之說並是後人曲解
采采當依毛傳萋萋衆多之說不當以采取爲解
詩蒹葭蜉蝣芣苢並同卷耳疑卽今之木耳爾雅
釋草蕘耳苓耳也郭注云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釋
文引廣雅云苓耳蒼耳也杜甫有驅豎子摘蒼耳
詩云蓬莠獨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療風童兒
且時摘放筐亭午際洗剥相蒙密卽以郭注爲解
徐鍇說文繫傳苓字下亦引郭注叢生如盤之文
以爲菌屬生朽潤木根者余嘗敏之川楚人士木
耳果生谿谷中泉石間朽潤木根上叢密如盤也

倣眞篇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典
案此文又見文子及呂氏春秋審爲篇高彼注云
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
闕象闕也本書道應篇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
之下爲之奈何注江海之上言志在于己身心之
魏闕也言內守與此文高注一日心下巨闕神內
守也略同陶氏方琦謂注內一說多爲許注其說
近確

天文篇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
典案初學記御覽引此四句作爰止羲和爰息六
螭是謂懸車初學記引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
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泉羲和至此而迴六螭

螭古音丑戈反（說詳唐韻正）與和爲韻初學記御覽引文正合古韻當是別本非後人妄改此文也

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注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典案呂氏春秋古樂篇高彼注云法鳳之雌雄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疑高氏注淮南子時尙未通樂律故不解上下相生之理耳又案此注誘不敏也與呂氏春秋上農篇注不敏也皆漢儒家法於所不知直謝不敏弗爲曲解畢沅校呂氏春秋以上農篇注不敏也三字爲正文蓋偶失考

地形篇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典案水經

河水注引琰作瓊

岐出石橋呼沱出魯平典案呼沱卽今之滹沱河
滹沱墨子作滹池山海經作虧池漢書地理志同
水經注作雩池滹虧零皆一聲之轉

精神篇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
亦不與之摶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之
亂而能守其宗典案莊子德充符篇仲尼曰死生
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
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卽淮南所本文雖小異參伍觀之義意自明不煩

詮釋

匍匐自關於井日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

耶高注拘拘好貌典案莊子大宗師篇文略同成疏拘拘攣縮不申之貌也釋文引司馬云體拘攣也王云不申也得其誼高注拘拘好貌非是

主術篇譬猶揚牒而弭塵典案本書齊俗篇注牒坋塵也蓋許君注也說文土部牒塵塵也與此注正同

繆稱篇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典案文選晉紀總論李注引本書作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畎首

虎豹之文來射狡磼之捷來措注措刺也典案莊子應帝王篇作虎豹之文來田狡磼之便執斃之狗來藉本書說林篇作虎豹之文來射蠻磼之捷

來乍措刺乍一聲之轉莊子文有斂誤當以本書參伍訂正

齊俗篇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簣踰備之姦注備後垣也典案國語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韋注壘擊日培後垣之爲備猶防之爲房護之爲戶耳

必有營屬趾蹠短褐不完者注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典案覽冥篇短褐不完後漢書王望傳注引短作袒文選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襲漢書短作袒後漢書注列子釋文引鄭注楚人謂袍曰袒說文袒豎使布長襦也漢書貢禹傳注袒者謂童豎所着布長襦也史記孟嘗君傳而士不得短褐索隱

短音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
袒本字短假字袒短皆辤豆得聲古通用
子路澄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
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
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典案事又見本
書道應篇呂氏春秋察微篇王充論衡正說篇孔
子家語致思篇論衡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
德觀字可依淮南子此文改爲勸子路子貢所行
正相反勸德止善亦相對成義也

峻木尋枝猿狹之所樂也典案尋枝卽檉枝楚辭
哀時命孽瑤木之檉枝兮古侵覃通爲一韻故以
檉爲尋方言自關以西秦晉梁益間凡物長謂之

尋尋枝長枝也

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典案認字下
宋本道藏本有注云音告高注無云某音某者繆
稱篇目之精者可以消釋而不可以昭認注認戒
也不可以教導戒人鹽鐵論相刺篇天設三光以
照記記卽認也告戒記一聲之轉

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
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典案莊子田子
方篇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
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尋繹此文意義
疑猶有不忘者存上吾字當重

含珠鱗施綸組節束注鱗施玉紐也綸絮也束縛

也典案墨子節葬下篇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墉墨
子之節約卽此文之節束也呂覽節喪篇高注含
珠口實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體如魚鱗也與此
篇之注迥異斯亦鄒高二家之別齊俗篇之爲鄒
注本愈明矣

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愈樾云兩得
字皆當爲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
得是其例也文子自然篇正作天圓不中規地方
不中矩典案俞說是也道藏本正並作中又本書
詮言篇員之中規方之中矩泰族篇員中規方中
矩皆言中不言得

跌衽宮璧典案韓非子難一篇作公披衽而避琴

壞於壁淮南此文及注疑有放誤故文義遂不可
通說苑君道篇以爲魏文侯師經事蓋傳聞異詞
耳

故諺曰鳥窮則囀獸窮則囓人窮則詐典案因與
喙同龜古觸字語又見荀子哀公篇韓詩外傳二
家語顏回篇新序五蓋秦漢之恆言也

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
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
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典案文子上義篇神農之法
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
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
先呂覽愛類篇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

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
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織管子揆度篇一農
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受其寒者新
書無蓄篇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
或爲之寒潛夫論浮侈篇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
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淮南子此文亦
言神農之法如此是蓋秦漢以來農家之言孟子
所引許行之說卽此類也

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典
案公孫龍子跡府篇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
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
相與四謬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韓非子五蠹篇故

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
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
與淮南子此文誼略相同可考見三書相襲之迹
至其或作理或作治則唐人避高宗諱改之余
道應篇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典案寡人所
有齊國也語意不完有下疑斂者字呂氏春秋執
一篇正作寡人所有者齊國也

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典案左哀十六年傳作高府
史記楚世家集解賈逵注高府府名也泰族篇闔
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是本
書亦或言高府也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注尤人終人翟

之二邑典案尤人晉語列子說符篇竝作左人呂氏春秋慎大覽作老人中人注今盧奴西山中有老人中人城也道應篇爲許注本故與呂氏春秋高注異

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而減注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終言其不典案文子微明篇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此文不過三日宋本道藏本下竝有減字疑涉注文三日而減衍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慎大覽三日下竝無減字當據刪說苑說叢篇亦云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惠孟見宋康王典案惠子列子黃帝篇呂氏春秋

順說篇竝作惠盍疑淮南子此文因形近而誤
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典案國之福下當依呂
氏春秋適威篇韓詩外傳十新序雜事五增也字
請三擊之典案請三擊之誼不可通新序雜事四
及御覽引此文竝無三字

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典案高疑爲趨之壞
字呂氏春秋悔過篇字正作趨高注趨壯也

三帥乃懼而謀典案本書人間篇三率相與謀注
三率白乙孟明西乞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有子
曰申與視與師偕行高注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
也皆蹇叔子也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傒子孟明視
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人間篇秦繆公使孟明視舉

兵襲鄭注孟盟百里奚之子也與呂氏春秋高注
以爲蹇叔子者不同足證人間篇之確爲許荀注
本

於是攸非瞑目勃然攘臂拔劍王念孫云瞑目二字與攘臂拔劍事不相類瞑目當爲瞋目典案王校是也劉昌詩蘆浦筆記卷四引淮南子此文正作

瞋目可證王說昌詩宋寧宗時人所見本尙未誤說山篇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輒擁柱號矣典案御覽三百五十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注引擁柱作抱木餘同

文王汚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典案此謂葆申咎荆文王事詳呂氏春秋直諫篇說苑正諫篇

郢人有鬻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典案呂氏春秋長利篇高注引作楚有賣其母者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母下當有者字

人閒篇道者置之前而不輒錯之後而不軒典案說文輒低也輒與輕同後漢書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卽襲用淮南此文

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王念孫云病疽將死當作病且死俞樾云疽乃广且二字之誤典案俞說近確余知古渚宮舊事作孫叔敖疾且死

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王念孫云吾則死

下本無矣字此後人不曉則字之義而妄加之也
典案王謂吾則死下本無矣字是也諸宮舊事作
以我死王必封女死下亦無矣字

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典案進之下疑斂子反曰退
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
非酒也二十六字韓非子十過篇飾邪篇呂氏春
秋慎大覽說苑敬慎篇可證

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典案子
反二字當重韓非子呂氏春秋並重子反二字可
證

而司馬又若此典案韓非子十過篇說苑敬慎篇
又下並有醉字疑是

歸致命其父典案歸上疑當有其子二字列子說符篇可證

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典案墨子公孟篇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又魯問篇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卽淮南子此文所本

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典案博上者義不可通疑當作樓上博者列子說符篇正作樓上博者金樓子雜記篇作樓上博弈者雖多弈字可爲旁證

泰族篇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典案莊子達生篇達

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
知之所無奈何卽此文所本生性互訓情誠古通
用